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一回 第六節

當時上路，連夜而行，第二日掌燈時，趕到十三省總鏢局。二位進了鏢局，蓬頭垢面，拜見三老，局中正坐著李四爺李剛，左有聾啞仙師，右有弼昆長老。一見三太、香五滿身滿臉塵土，聾啞仙師問道：「你師傅攻打二郎山，莫非遭厄受困不成？」三太道：「非也，皆因我老師夜探二郎山，回了飛龍鎮丁家店，路上遇見一個採花淫賊。」就把高雙青採花命案，宦家樓上逼奸，他師傅追拿淫賊，到了俠義莊，他邱三叔的義子螟蛉、賊人由俠義莊遁走，又追到二郎山。」我師傅單刀會群賊，破了二郎山，賊人又打地道逃走。金頭虎由地道追到蓮花峪，毆打嘍卒，惹出是非。我師傅與林士佩三擊掌，五日內南北英雄會。今天可是二日，我師傅派我弟兄二人連夜而來，我老師拜託您三位，師叔、大師伯、李四叔，你們問鏢行的眾位師傅，家有妻兒老小，不能割捨，千萬別赴南北英雄會，原本是殺人戰場；如若無有牽掛不怕的，再赴南北英雄會。」李四爺一問，大眾面面相覷，英雄未免負氣。待了一會，才有人站起身形，這位說：「李老鏢頭，我去。」那位說：「李四爺，我去。」

這位又說：「李四叔，我也去。」好漢就怕比較，再說鏢行之人俱是武夫，八十餘位俱各立起身軀，皆因有十三省總鏢局，閒住、拜望朋友來的；就有幾十位。惟有聾啞仙師站起身軀，口念無量佛，遂說道：「眾位英雄，去者也沒有什麼便宜，不去者也沒有包涵，咱作的是買賣，焉有都去之理呢？總得留個三二十位，率由舊章，作買賣要緊。咱要都去，各帶兵刃，地面上觀之不雅，又怕百姓黎民受驚。」對三太、香五道：「你們先淨面喝茶，吃點東西。」三太、香五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吃喝完畢。喘喘氣，歇了歇，他二人這才起身，回歸飛龍鎮丁家店。三太說道：「大概兩天工夫，我們准到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你二人回去，見著你的師傅勝三爺，就說我們老弟兄三個商議已妥。不說是五日內赴南北英雄會嗎？我們四天之內准到。頭一伙假扮鏢車十數輛，趕車的也是保鏢的，喊趟子的也是保鏢的，客人也是保鏢的，二十多人不甚為多。第二伙叫你師叔弼昆，扮作十個二十個騾馱子，也算一隻鏢，趕騾馱子的、趟子手、客人、保鏢的，也俱是保鏢的。第三伙你四叔李剛，也扮作鏢一隻，俱插十三省保鏢局鏢旗。今天是第二日，明後天四天之內，准到飛龍鎮丁家店聚齊。」

且說黃三太、楊香五，正在第四天剛到晌午之時，他們弟兄二人，可就進了丁家店了。見過勝三爺，勝三爺問道：「你二人可曾見著你的師叔與師伯？你那李四叔對於此事是怎樣辦理的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那諸葛大師伯說的，今天是第四天的日期，今日准到我丁叔父之店內。他們扮作三隻鏢，大概鏢行之人來者，約在六十餘位之數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好好，夠用的了。你弟兄一路辛苦，下面歇息歇息去。吃完飯，同張茂龍、李煜在北鎮店口迎請，來一撥，陪一撥。」又說道：「丁賢弟，你交愚兄這個朋友，您得多傷些銀錢，久後咱弟兄算一筆清賬。這現有二十餘位，再來六十餘位，我得騷擾幾日，你告知伙計，此三合店就別住其他客商們啦。」丁紳董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您要來二百位朋友，我能供給一年的吃用，十八家招商店，我給您騰出兩號來。勝三哥，這點小事何足掛齒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」遂拿兩桿鏢旗，叫伙計插在匾上。您道，這可稱得起俠義剛強，英雄老店。等到太陽平西，三太、香五同著鏢車進店，十數輛車，十數個趕車的，俱是保鏢的打扮，連客人等俱都來到，聾啞仙師也扮作老客模樣。勝爺聽說鏢車已到，勝爺趕緊迎接進店，店家預備茶水，就在北跨院擺開桌案。

此時因在三月半的時候，大家淨面喝茶，及至太陽晒了不高的時候，李煜、張茂龍二人又領弼昆長老來一隻鏢車，連趕馱子的帶客人，俱都是保鏢的，也有二十來位。勝爺接進，安置在北跨院。天至落太陽時，又把神刀將李剛，李四爺陪進來。

眾英雄在北跨院茶畢，擺酒，勝爺說道：「三太，你點點咱人們的數目，朋天要早起身，夠奔蓮花峪赴會。」丁桂芳說道：勝三哥且慢，先別點數。我十八家招商店內有十八個把勢場，十八個場子之內練把勢的，連十八家店中掌櫃、賬房先生，都要跟哥哥赴南北英雄會。」勝爺聞聽，控背躬身，口稱：「丁賢弟，十八個場子的鄉親習武之人家中都有妻兒老小，十家店內的伙計都是拿賢弟你的月錢。這赴會是刀槍山，劍戟林，原本是殺人的戰場，倘有差錯，我擔待不起。賢弟要看重勝英，你與兩個賢姪前往可也，餘下者一位我也不敢拜領。」又叫道：「三太，你邱三叔場子內有十數餘人；我前次與你們同來者十數餘人；你丁叔父父子三位；又來的這三撥鏢共點清眾位的數目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老師，共八十四位。」勝老者點頭道：「足以夠用。」勝爺又叫道：「丁賢弟，你府上種著幾十頃地，騾馬可能有多少？」丁紳董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你兩個小姪丁龍、丁虎，他們有走騾快馬二十餘匹。」勝爺說：「用不了，可以備六匹馬來，俱要鞍韉鮮明，你我老弟兄六位各乘一匹。頭一位諸葛道兄，第二是愚兄勝英，第三位弼昆長老，第四位李剛李四爺，第五位邱三爺邱理，第六位就是賢弟你。」聾啞仙師划策：「吃完飯早早安歇。丁施主，你把那十七家招商店的灶上大師傅，多請幾位來，四更來天，就要酒飯備齊。咱們八十餘人起身，各帶兵刃，怕驚動鋪戶住戶，致使他人受驚恐，也省得官面盤查。」大家說道：「此事倒也高明，四更天要起身，鋪戶住戶尚未起來，省卻好些個是非。」丁桂芳說道：「伙計劉三，你到宅院告知管馬號的，挑選六匹強壯肥大的好馬拉到店裡，細草細料好好喂起來，明天起早備用。」大家這才依計而行。眾位睡了一覺，養了養精神，天到四更，伙計趕緊將大家叫起，遂說道：「達官爺們，酒飯齊啦。」眾英雄飽餐一頓，店裡伙計將那六匹馬備好，六位老者乘上坐騎。聾啞仙師叫道：「勝施主，咱這一起身，也得有個准規矩呀。別管走多快，或是走多慢，貧道的門下邱成，弼昆的徒弟歐陽德，他們二人並肩緊緊督後，千萬不可亂行。」六位老英雄這才上馬，出離飛龍鎮，趕奔而行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、歐陽德，要不是我，你們那裡看這麼大的熱鬧呢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臭豆腐，此一去不定有誰沒誰呢。」傻英雄道：「死生由命，你怕死別去呀。」說說笑笑，八十四位英雄往蓮花峪赴會去了。

且說六老者乘跨坐騎並行，行到天至巳時了，遠遠就見蓮花峪陡壁山岩，高聳聳綠樹蔭濃，流水潺潺，途次碧綠盈野。

山連山，山山不斷；嶺套嶺，嶺嶺相連。山坡上懸掛雕門。離山口切近，忽聽嗚嗚啞啞聲一棒，有嘍卒由山口內一字長蛇闖出山口。山口乃是座西向東，出離山口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分為二龍出水式，南北垂手侍立，每人一口雙手帶，借太陽真光一照，真是明耀耀奪人二目，二百名削刀手南北站著。勝三爺等六匹座騎停住觀看，那二百名嘍卒好似刀裁似的齊整。北邊排班站立的面朝南，南班站立的面朝北，整整齊齊一百對，鴉雀無聲。此時六老者留神觀看，忽然間聽山口內，馬踏鑾鈴響，闖出一匹白龍駒，馬上正是大寨主林士佩，左右兩家寨主勒住嚼環。林士佩要把他那寨主的威風，在眾人之前顯露出來。只見他頭戴粉蓮色六楞抽口壯帽，周圍品藍海棠花，當頂襯白芙蓉花一朵；身披一件粉蓮色大氅，背後十二顆鏢槍，襯紅綢子烈火苗；銀灰短靠，繡花囊中明露著點穴鏢三隻。林士佩馬至六老英雄前，林士佩在馬上站起身軀，雙手夾繡繩，如不然在馬上站不起來。白龍駒由鬃至尾雪花白，可是三道肚帶，要不然在馬上也是不能站起來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等接馬！」

林士佩說道：「且慢，嘍卒接馬。把勝老明公的馬接去，細草細料飲喂奉遛。」又說道：「明公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寨主請。」勝爺背後八十三位英雄，林士佩背後四十餘家寨主。勝、林二位說說笑笑，林士佩假好假誼，面上歡悅心內仇。勝老者這一進蓮花峪，好比那虎穴龍潭，刀山油鍋，鐵壁銅城，天羅地網。林士佩挖下壕坑擒虎豹，撒下香餌釣金龜。勝老者、八十四位英雄進山寨容易，再想出山，勢比登天還難。此時在林士佩身後緊緊跟隨著四十餘家寨主，一個個俱是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面帶殺氣，各執長短傢伙不一。且說林士佩來至勝爺跟前的時候，在馬上站起身軀，舉目一望，留神觀看。今日這一看勝老者，與五老並馬比肩而行，勝老者雖然年過古稀，皺紋堆累，白髮蒼蒼，但精神百倍，不減英年氣概。林士佩此時心中暗暗打量勝爺：人言老勝英武藝絕倫，刀法精強，俠肝義膽，殺賊官，除惡霸，救的是仁人義士，今日一看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可稱得當世之英雄。又一看勝爺身後跟隨的那七八十位保鏢的打扮，個個也是精神百倍，雖數十里而來，毫無倦怠氣象，胖胖瘦瘦，高高矮矮，俊丑不一。林士佩在馬上站著，正自暗想，已然馬臨勝爺身前。林士佩恭敬英雄之誠，露於外表，趕緊在馬上端壯帽，整大氅，甩鑾離鞍下了座騎，對著勝爺抱腕當胸，控背躬身，虛心下氣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今日不辭勞瘁，來到小山敝寨，我林士佩得聆清音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老

達官可算是言而有信，林士佩未能遠迎，疏客之罪，尚祈老達官當面恕過。」勝爺答道：「寨主說的哪裡話來？勝英久仰大名，恨不得一親雅教，久有此心，奈無由問候，今日謬蒙寨主見招，得瞻峻嶺崇山，不特勝某一人有幸，敝局鏢行眾人也三生之幸也。寨主幸勿謙恭，你我乃一見如故。」勝爺說著話，甩鐙離鞍，五老相繼跳下座騎。與林士佩略事周旋，勝爺又說道：「今日敝局人眾，來到貴山，他們俱是鏢行一介武夫，對於貴山寨規多有不曉，望寨主海涵一切，不勝萬幸矣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老達官太過周到了，望老達官對於小寨人等，不加見笑足矣。」林士佩與勝爺談著話，遂向山內相請，二人謙遜一回，林士佩說道：「小山敝寨有這麼一個規矩；賓朋遠來，必須朋友在先行。」說罷，林士佩對著勝爺，道了一個請字，於是勝爺在先，林士佩在後，直往山寨裡面而行。

正行走中間，勝爺留神觀看，見頭道山口站立著二百名削刀手，俱各雙手使手帶，對面排班站立，分為一百對，相對站立，俱是兩人相對著擎起大刀，將刀搭在一起，兩刃豎著朝下，人若打此經過，必須由雙手帶底下鑽過。勝爺一看，心中暗想：這那是排班迎客？這簡直是刀山一般。您道，那削刀手俱各手擎大刀，豎著刀柄，刀刃朝下，兩人用力緊錯，只聽得刀錯刀的聲音，倉啾啾的響亮，一個個橫眉立目，活賽殺人夜叉，別說是由雙手帶底下鑽過，就這麼一看，簡直可以把人嚇掉膽魄。

勝爺正在心中暗想，林士佩在後說道：「亮開隊伍，迎接賓客。」

勝爺心中說道：「亮開隊伍迎客，也不是什麼樣兒？」林士佩說畢，只見削刀手，一個個緊錯鋼刀，較前不過又加上一分勁兒。這一百對削刀手一加勁兒，那鋼刀相錯音響聲不覺震人耳鼓，兇惡的氣餘較前又加上數倍。勝爺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大丈夫生在世，若不留下個名兒，豈不是虛度此生？古人曾說過，君子既沒世，而名不稱焉。想我勝英年過古稀，正在暮景殘年，能有幾何？自有生以來，那個不曉之為人？慢說你是刀山，就是油鍋在前，俺勝爺若有半點懼怕，豈不減卻一世威名？」勝爺此時與林士佩談笑自若，往前而行，雖前面刀山迎客，那勝老者眼中猶如無人一般。走到削刀手切近，勝爺鑽過頭一對削刀手。您道勝爺的身軀乃是五尺有餘，不及六尺，那削刀手架著刀，最高的度數，距地不過五尺有餘。勝爺往裡鑽著，恰恰刀碰鴨尾絨巾，只聽得刀碰鴨尾絨巾的聲音嚓嚓亂響，好不驚嚇人也！勝爺鑽至第二隊削刀手，心中想道：古人有鑽刀山之事，我是耳聞未見。明家末葉，闖王李自成造反，總兵吳三桂鑽刀山喝血酒，關東盛京請清兵。大清老佛爺九千歲多爾袞在北京趕走闖王李自成，未登大寶，讓與阿哥順治登基，更年改月，才為大清國一統華夷，吳三桂得了平西王之位。像我勝英為拿一個採花賊，一來整理門戶，二則給黎民百姓除害，我雖不敢比那總兵吳三桂，我勝英焉可自餒？勝爺鑽至第三對上，只聽鴨尾絨巾碰得嚓嚓直響。林士佩在北面上定目觀看勝老者，只見他神色不移，氣不湧出，一腔雄壯氣概，顯露表外。

林士佩心中暗暗佩服，心中說道：我觀看老勝英之為人，真不亞如三國時之五虎上將黃漢升。林士佩想到這裡，遂一聲吶喊：「削刀手撤隊！」此時勝爺手提英雄擎，剛剛鑽過第三對削刀手。那削刀手一聽林寨主吶喊撤隊，一個個俱皆將刀豎起，往肩膀上一扛，臉朝南的轉身形面朝北，臉朝北的轉身形面朝南，一個個俱皆背對背而立，一時間，只見肅肅威嚴，鴉雀無聲。

林士佩趕緊走至勝爺跟前，並肩而行。兩人口中說的是些知心之語，然而可是嘴頭上的假好兒，其實心裡林士佩暗藏奸詐，恨不得含一口涼水，將勝爺吞下去，才對他的心事。皆因為綠林道與保鏢的乃是冰炭一般，向來是反仇的。綠林道專講劫掠，保鏢的專為是保護商賈買賣，這豈不是冰炭焉能同呢？故此林士佩表面上跟勝爺表示出假好假誼的樣兒，心中卻是一腔虎狼之心。

林、勝二位在前說說笑笑而行，後面跟隨著鏢行之人八十三位，綠林道英雄四十餘位，俱各是滿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

正走在中間，來至在二道山口，勝爺抬頭觀看，只見迎面上有長箭手六十人，迎頭排隊而立，一個個俱是張弓搭箭，弓弦兒拉得如同滿月一般，整整的六十名長箭手直對勝老者，簡直如同箭林一般。您道，林士佩他為什麼這宗舉動呢？皆因他素常聽說過勝三爺的為人，光明磊落，膽量過人，故此今天偏要看看勝爺的膽量如何。哪知勝老者抱定一種寧叫名在人不在，不叫人存名不傳，把那死生二字，都已置之度外。如果要是膽量小的，不用說鑽刀山，就是一看，嚇也嚇糊塗了。及至來到長箭手切近，一個個張弓待發，倘有不測，豈不是亂箭攢身？哪知勝老者與林士佩往前行走，來至弓箭手切近；仍然說說笑笑，目中猶如無物一般。林士佩一看勝老者，真是膽大如天，面不更色，毫無一點懼怯情形。林士佩遂叫道：「弓箭手撤隊！」

那弓箭手聞聽寨主吩咐，一個個撒矢還弦，將箭灌在壺中，急忙跨於背後，散開一條道路，讓林士佩與勝老者及後面百十餘位過去。行走至三道山口柵欄門外，勝爺舉目觀看，只見有六十名撓鉤手，在前排開隊伍，擋住去路。那六十名撓鉤手，俱是南北站立，北邊的面朝南，南邊的面朝北，各執一把鉤鏢槍，都是藤子槍桿，六尺餘長，核桃粗細，顛顛巍巍，上安鉤鏢槍，槍頭六寸多長，外有倒須鉤二個，紅纓相趁，在對面站著，槍尖對定槍尖，當中留著一條道路一尺餘寬，人要從當中一走，那槍尖必得將人掛成肉泥一般。勝老者看得明白，心中暗想：削刀手俺勝爺鑽了三對，長箭手卻迎頭撤去，到第三道寨欄門，又有撓鉤手，擋住去路。慢說你是撓鉤手，你就是槍林箭雨，我勝英豈能懼哉！書要簡短，勝爺走至撓鉤手切近，林寨主又是一聲吶喊：「撓鉤手撤隊！」那撓鉤手一個個也是猶如削刀手一樣，各自將撓鉤抱於懷內，轉身而立，當中讓出五尺餘寬一條大路。林士佩與勝老者並肩前行，打開柵欄門直奔前寨。

勝爺觀看兩邊栽種青鬆翠柏，相隔兩丈寬，樹木茂盛，綠葉森森，清氣襲人，精神不覺為之一爽。真好似世外桃源，仙鄉異景，若非天然異景，何有如是之佳境？雖有人力，一半也出乎天然。當中大道，俱是三合土墊地，平平坦坦。走出不遠，林士佩在後面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您的人到齊了沒有？」勝爺聞聽，這才止住步回頭觀看。留神一看自己鏢行之人，但見歐陽德、邱成二人在最後壓著隊伍緊緊跟隨。皆因諸葛道爺在飛龍鎮臨行時，曾劃策說過，歐陽德、邱成二人在後面不許攔阻；若一離開本隊，就是本隊的人有沒到的。勝爺一聽，林士佩問勝爺的人齊了沒有，勝爺故此往後觀看。見歐陽德與邱成在後，並肩而行，知道自己人是齊啦，遂對林寨主答道：「敝鏢行之人俱皆來齊。」林士佩問勝爺的時候，自己也回頭看自己背後的人，看了看自己的查山寨主在後面跟隨。那位查山寨主面白如玉，身穿灰素的衣服，真是精神百倍。勝爺與林士佩說完自己鏢行之人俱已來齊的話，林士佩對著勝爺點了點頭，遂吩咐查山嘍卒道：「打裡邊三道山口傳下山令，就說寨主有令，三道山口撓鉤手，二道山口長箭手，頭道山口削刀手，個個把住山口，對於鏢行之人，不許私自放走。如有鏢行之人出入者，須有本山腰牌，嘍卒護送，方許出入。若有私自放走鏢行之人，或者與鏢行之人舊日親朋，徇私違令，暗暗放走時，定按山規行事，碎屍萬段，將首級掛在山口。」林士佩吩咐完畢，回頭叫道：「勝老英雄，您的人一位不缺吧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一位不缺。」林士佩面帶笑容，遂對勝老者說道：「鏢行之人進了此山，大概來則容易，想要出此山中，許是有些費事吧？」勝爺聽罷，對著林士佩捋著銀鬚哈哈大笑說道：「林寨主，我勝英既來之則安之。如果是勝某怕出不去此山，大量著勝英還不來呢。林寨主你是沉不住氣哇，就算是龍潭虎穴，勝爺何懼之有呢？」林士佩遂笑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我跟你說的不過是玩笑話耳。」

二人說著話，仍舊往前行走，並肩而行，越過前寨直奔聚義廳。勝爺觀看，聚義廳內並無一人，內設擺琴桌，對桌、月牙桌、六人桌、八仙桌、翹頭案，上面設擺古董玩物，奇珍異寶。上面懸掛黑地金字一塊大匾，上書「群英俱至」。西廊下有一百四五十人，老少丑俊不一，俱是十字絳英雄帶，外罩大氅。林士佩背後尚有四十餘人，必然也歸西廊下，共計二百來往的人數。東廊下一溜條桌板凳，並無一人。東廊下東北角有大六人桌一張，三面繡花圍桌，上繡龍出水風離窩，團花朵朵。

西廊下面北角，有大六人桌一張，也是三面花圍桌。勝爺觀看已畢，心中明白，這必是我與林士佩二人的主座，此聚義廳寬闊廣大之至，比今時大戲園子不小。林士佩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聘約您來，俱是您的高朋賓客。在下說一句不好聽的話，在下既是本山的寨主，將您的賓朋請到此山，在下就算是主人。

西敞廳來者，但是本山的賓朋敵友，在下俱已安置在西敞廳了。

您的高親貴友，現有東敞廳；在下早與您預備齊了。請將老達官您的人俱都讓到東敞廳，大家一路勞乏，也好歇息歇息。」

勝爺對林士佩道：「如此多有屈尊您的高朋貴客了。」林寨主說道：「哪裡話來，份所當然。」語畢，遂將鏢行所來之人，向

東敵廳相讓。你道，東敵廳內中比戲園子尚大，寬闊已極，勝爺鏢行之人，來了八十餘位，要是進了東敵廳，大家連一小半地方全都占不過來。林士佩此時對勝爺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此次我將您貴行之人請到，沒有別的，朋友千個不為多。請您給我將您鏢行的朋友介紹幾位，我林士佩也好多認識幾位高明。」

勝爺聽罷，哈哈大笑，遂用手一指諸葛山真說道：「道兄，道兄請過來，我給你老人家介紹一位朋友。這是蓮花峪林寨主林士佩，乃是南方的人物，武藝高強，南方屬其第一，壓倒一切的林寨主，人稱震八方者是也。」又對林士佩說道：「這是我師兄，複姓諸葛，雙名山真，蒙眾人抬愛，人稱聾啞仙師鐵牌道人。」老道打稽首，口念無量佛：「貧道指佛穿衣，賴佛吃飯。勝施主聘請，本不當再染紅塵，不得已前來打擾。」勝爺抱拳說道：「師弟請過來。這一位是我之師弟，千佛山真武頂廟裡出家，法名弼昆，人稱紅蓮羅漢。」又指著林士佩說道：「這是震八方林寨主，二位多親多近。」和尚打問訊，口念阿彌陀佛說道：「貧僧乃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應當我打掃寺院，敬奉佛經。勝施主約我前來，出家人萬不得已，來在高山打擾。」

林士佩說道：「賞臉賜光。這是勝施主情面，在下寶敕跪門，還請不了來呢。」勝爺又給林士佩介紹第三位，勝爺又說道：「四弟請過來。這位是南七省震八方林寨主，號士佩。」又對寨主說道：「這是我四弟，姓李名剛號為神刀將，二位要多親多近。」又介紹第四位，叫道：「丁賢弟請過來，與林寨主二位相見。這位乃是飛龍鎮紳董，鋪十八個把勢場丁桂芳丁紳董。」

二位彼此說了幾句外場話，勝爺又叫道：「邱三弟，你請過來。林寨主，這就是俠義莊的教師，姓邱名，璉，綽號人稱入地崑崙。邱三爺是我師弟，又是我的盟弟，可惜他有眼無珠，不識好歹，收下義子，非奸女子即淫婦人。採花之人高雙青，就是他義子螟蛉，玷污我們之門戶。」邱三爺聞聽，臉面發赤，對林士佩道：「見笑見笑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邱老教師說哪裡話來？常言說得好，聖人不保其親族。師傅領進門，品行在自己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就是我弟兄六位，餘下請寨主不必一一都介紹啦。您把有名的寨主，給我勝英介紹幾位，我也多認識幾位高明。」

林士佩說道：「敝山之中，就是我弟兄三人，別人不必相見。」

遂說道：「二弟請過來。這就是本山我之二弟，紫面判官邱銳。他與高雙青八拜結交，我與高雙青素不相識。高雙青逃至敝山，我問他因何事這樣狼狽不堪，他用謊言答對，句句不實。我拿話從中一擠兌他，他這才說了實話。原來他在周家屯一案，採花逼奸，被勝老達官與丁紳董二位看見，在樓窗外叫他。在下一聽，既有一案，再有採花殺命之案，俱是高雙青所做。我當時命我之眾寨主將採花淫賊高雙青亂刀分屍，我二弟阻攔，他言說我懼怕勝老達官，不敢不殺高雙青。二弟你跟勝老達官見一見吧。」勝爺聽罷，捋鬚哈哈冷笑兩聲，說道：「足下就是二寨主邱銳嗎？久仰大名。」林士佩又叫道：「三弟請過來。這是勝老明公，這是我之三弟，八臂玉面小哪咤邱鈺。餘下不必再見了，皆因為朋友太多，老達官多要原諒。請坐吃茶吧。」林士佩這才回歸西廊下正坐，早有嘍卒獻過香茗，二位英雄先談古論今，然後武力對峙，南北英雄會，才有一場血戰。

談古論今者，先講論三墳五典，治世者有四位先賢。玄元黃帝請老彭，堯王訪舜，舜請大禹，禹王讓湯，湯請伊尹，與周滅紂的姜尚。可歎姜於牙，三生六死，與周朝打下了八百餘年天下。前四百年太平天下，乃是英明之主；後四百年君弱臣強，各國逞雄，有五霸七雄鬧春秋。五霸者，齊桓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、楚莊王、宋襄公；七雄者，七大國爭地盤，秦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、齊。戰國又有四位名帥起、翦、頗、牧，用軍最精。武安君白起，殺生百萬，王翦兵吞六國，李牧能戰，廉頗能守。王翦與始皇打下一統華夷，始皇統一。四十餘年，又有楚漢爭雄。林士佩與勝爺又對答說道：秦家天下四十餘年，始皇南開五嶺，東填苦海，西趕高山。秦始皇專信神佛，求過長生不老之丹，未曾得著。始皇扶乩問神，問秦家江山失於何人之手？焚香已畢，乩筆動轉，乩語上「秦氏江山，喪於胡手」，始皇才修萬里長城。那知胡乃始皇二子，胡亥是也。胡亥尚且在年輕，乃一小童耳。後來楚漢爭雄，劉邦進咸陽，刀不血刃。

霸王進咸陽，先殺始皇之孫孩童子嬰，秦家金枝玉葉宗族不憤，霸王殺秦家宗族兩千餘人，坑秦軍二十萬，殺得血流成河。火焚阿房宮二百里，焚燒傳國寶鼎九個，惟有一個騰空而起，飛入海內，霸王焚其八鼎，可謂暴虐已極。又有出世奇才，漢張良，買劍二口，一口天子劍，一口宰相劍，韓元帥平秦滅楚，陳平六出奇計，才成為興漢四百年的張子房。漢劉邦三尺劍，打下四百年天下，二百年就遭王莽劫篡，酒鳩孝平皇帝。王莽殺劉八百戶，滅劉三千里，殺得金馬牛三姓不分，姓劉的多改為姓金。逃走了孤兒劉秀劉文書，王莽派能臣畫成人圖，貼在各官廳地界，有人拿著孤兒劉秀，賞千金，封萬戶侯，一根頭髮一匹馬，一寸骨頭一寸金。眼睜睜大漢江山將要滅，又有高明三老。頭一位嚴光嚴於陵，第二位田畝力，第三位蔡壽翁。

三母者，姚期之母，岑彭之母，吳漢之母。重整漢業，漢光武中興。又二百年終於獻。後有臥龍先生諸葛亮，鳳雛龐統龐士元，徐庶等，又有五虎上將，關、張、趙、馬、黃。天命當終，司馬師的後人司馬炎，把東吳西蜀北魏一掃而平，改為大晉。

晉文皇帝後來又起隋唐，老楊陵一對秋龍棒，隋煬帝納暑行舟，欺嫂殺兄。天下英雄群起，羅成、秦瓊、程咬金、徐茂恭、魏徵等，打下大唐一統天下。又談宋室年間，開基正業者趙太祖。

興宋者，楊家將、高家將，到後來有鐵面無私的包公、胡家將，岳家父子精忠報國，被奸相秦檜在風波亭把岳家父子，鐵鏈纏身皮麻拷，岳元帥父子、岳爺的姑爺張憲一同歸西。元末明初元順帝為君不正，為臣不忠，空有老太師脫脫孤立難成。老太師脫脫奏明元順帝，加一恩科，暗藏十條絕戶計，要把天下反王煙塵盜寇一網打盡。天不絕人，常遇春馬跳貢院牆。常遇春座騎卷毛獅子一丈黑，在武科場，良駒戰馬撒了一泡尿，將地雷藥線澆濕。天下英雄要出城，老太師吩咐落下千斤關，常遇春力托千斤關，天下英雄都打常遇春的兩胳膊底下逃走。眾英雄逃在盧溝橋，脫脫派一家達王，手使青銅錘，堵住橋口，天下英雄，不能通過盧溝橋。趕考的舉子之中，撞出興與一員老達官，姓吳名貞，別號童背猿猴，坐騎一匹粉白叫驢。達王坐騎賽鹿錘花豹，馬頭與驢頭一錘撞，雙雙插花，被吳貞一劍削三矢，達王的頭，兩個錘頭。天下英雄撞過盧溝橋，常遇春到良鄉，馬踏七十二座連營。開平者，常遇春、胡大海，划策者伯溫先生。文韜武略，徐元帥姓徐名達，字國顯，數百餘陣打下南北兩京，八黑趕元，將元太子追到天現銅橋，定大明一統華夷。明朝十三帝，二百餘年，十三帝崇禎優柔不斷，不能用其臣宰，那時節反了闖王李自成，黎民百姓遭了塗炭。總兵吳三桂鑽刀山喝血酒，請清兵，太汗老佛爺九千歲多爾袞在北京趕走闖王李自成，定為大清國，一統華夷。九千歲未登大寶，讓與阿哥順治，才為一統天下。

勝爺與林士佩對談良久，問一答一，問二答二，林士佩暗暗打量勝老者，真是博古通今，可謂當今武人之中錚錚者。勝爺也暗暗稱贊林寨主廣覽多讀，在南方綠林道中首屈一指，可惜身為綠林，佔山為王，走入歧途，殊為可惜。二人談著話，連同綠林道中之人及鏢行之人，聽得目瞪口呆。勝爺遂又說道：「林寨主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你我暢談多時，不過替古人饒舌，勝某此來不過為的是多認識幾位朋友，二者求寨主將那高雙青賜與勝某，勝某方好清理門戶。現在天下英雄聚齊，均在蓮花峪，還求寨主將那高雙青賜與勝某，求寨主原諒直言之罪是幸。按我門戶的規矩，將他亂刀分屍，給黎民百姓除害，給綠林道除卻害群之馬，給被殺守節寡婦之家，以及長女被殺之家，兩家報仇，給那黃泉下的寡婦及長女雪恨。如此不但勝某感激寨主，就是生者死者，亦必感激寨主大德也。」

林士佩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您看現在兩方的英雄不下三百位之多，我就這樣將那高雙青獻與老達官嗎？」勝爺道：「寨主的高見，怎樣方能獻那高雙青呢？」林士佩道：「請您把手的絕藝獻一獻。您三隻金鏢壓綠林，甩頭一子鎮住十三省，魚鱗紫金刀縱橫天下。我西廊下，眾群雄久聞大名，沒見過高明的絕藝。如若俱都甘拜下風，慢說是獻那高雙青，就是蓮花峪，任足下開消分散，從此哈哈一笑，將我敝山二散，在所不惜。您如果贏不了眾群雄，明公應當怎樣辦法？」勝爺答道：「既承林寨主及眾群雄抬愛勝某，勝某敢不奉陪？現在備有馬匹在此，任憑林寨主你及眾群雄吩咐，馬上步，勝某均能奉陪。十八路長傢伙，十八路短傢伙；馬上的，步下的，二十四路外伍傢伙；帶鉤的，帶刀的，帶翅的，帶絨繩的，帶鎖練的，帶蛾眉針的。陸上則陸戰，水內則水

戰。如果寨主及眾群雄贏了勝英，打勝英一拳，踢勝英一腳，把勝英衣服撕一個口兒，那時勝英不但不要高雙青，勝英認罪服輸，將鏢行一千人眾帶回江蘇十三省總鏢局。我就此立給寨主一張字據，將十三省總鏢局一關門，從此南七省之道路，勝英當一塵不染，從此回歸故里莫州，隱姓埋名，不問世事，世上算沒有勝英這麼一個朋友。林寨主，你以為如何？」林寨主說道：「好好好，我們就會會高藝吧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我久聞寨主英名，十二顆鏢槍，百發百中，三隻點穴鏢，專打金鍾罩，能破鐵布衫；一對陰陽雙劍，招術精妙絕倫。你我可以當場比較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很好，我當奉陪。」

林士佩用大斃，掂了掂十二顆鏢槍，勒獅子絆，腰繫英雄帶，抬胳膊踢腿，沒有繃吊的地方，套挽手壓劍把，二刃雙劍離匣。

勝爺用大斃，掂了掂三隻金鏢、甩頭一子，套挽手，壓刀把，魚鱗紫金刀離鞘，藍汪汪紫微微的魚鱗，尖長背厚刀飛薄。勝爺一掙銀鬚，由東往西一進步。林士佩二刃雙鋒雙劍，冷森森耀人眼，明晃晃透膽寒，利銳鋒霜快，由西往東要進步。

正在此時，二寨主邱銳站起身形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暫息雷霆之怒。」又叫道：「大寨主兄長，也莫發虎狼之威。您為我交了無知的朋友，引起南北英雄會。二位身價重大，資格高尚，如其動手，必然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，因小節而傷大義。不必二位拼命爭持，勝老明公，我們敝山百十餘位寨主，春秋兩季，閒暇無事，以打獵為樂，所得些奇禽異獸。寨子後西南角有獸圈一處，由頭年冬十月，我們得了一隻八叉梅花鹿，此獸善能鬥虎。我們眾弟兄以此物作樂，我家大寨主兄長請木匠作得柵欄底盤，又製造三十六塊木頭柵欄，一丈高，八尺寬。把底盤在聚義廳前圍好，上好了木頭柵欄，將鹿籠拉在裡面，將柵欄圍好，連底盤帶柵欄一丈二高。將鹿由籠中放出，我們敝寨中之賓朋以打鹿為樂。今天以打鹿賭鬥輸贏：把圍圈好，將鹿放出籠來，木頭圍內寬闊，二十八丈方圓，你老人家鏢行的達官下圍打鹿，三陣賭輸贏，若三陣將鹿打死，我們就獻出高雙青，你老人家樂意整理門戶規矩，將高雙青亂刃分屍；不樂意當時殺之；您樂意往哪府哪縣，我預備車輛，你老人家護著，我們給您送去。樂意叫我們守山寨，我們在此久居；如其不樂意，叫我們散此山寨，我們各歸故里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您就此預備吧，三陣如其不能打鹿，我按前約實行，就算勝英甘拜下風，我隱居田裡。」邱銳二寨主遂吩咐嘍卒先上好木頭底盤，後搭三十六扇木頭柵欄。嘍卒不敢怠慢，遂奔那木頭柵欄屋中而去。來到木頭柵欄屋子，將大門落下兩扇，個個落環子，搬動底盤。那底盤乃是一丈寬二尺高，猶如鐵牀的形式，下有鐵腿，可以插在地內。木頭柵欄一丈高，二尺寬厚，俱是卯對卯，筍對筍，上有鐵活管著，用螺絲上好，堅固異常，風刮人推，俱都不倒。二十八丈方圓，恰似那大演武場兒一般，寬綽豁亮異常。嘍卒們人多勢眾，工夫不大，將那木頭底盤穩好。您道，大柵欄穩好之後，北面有一大門，兩邊鐵槽插榫，可以隨便關閉。將那鹿籠拉進大柵欄內，將門一閉，然後人再進去將鹿放出。

卻說那匹鹿乃是頭一年冬月所得，山寨主將鹿得著以後，皆因鹿乃義獸，豈不聞鹿得草而鳴其群嗎？故此鹿在山裡，雖然看見人，它卻不傷害人，反而怕人，見著人它必跑。那麼一盡鹿可有什麼難打的呢？這鹿卻不然，自從打了來之時，每逢喂它的時候，卻把那草裝在一個木頭的肚腹之內。那木頭人肚內滿裝上青草之後，那木頭人肚子作成了活動的。那鹿初次見人肚內有草，它還有不吃的意思，因為這鹿它不沾腥東西。

以後將鹿餓得實在難忍了，那鹿卻向木人的肚內去吃草，那鹿向木人肚內吃草慣了，可就不怕人啦。然後他們卻將那木人的肚子口兒合上，裡頭裝著草，鹿見了木人，卻拿鹿角去撞那木人的肚子，挑開了吃。久而久之，卻給那木人穿上嘍卒的破衣服，裡面還是裝草。那鹿見了人，它也毫不懼怕了，卻用鹿角就去挑牙那人的肚子。那鹿好吃肚內的青草，日子長了，那鹿可就見著人它就撞啦。皆因為它是在人的肚子裡吃草，它並不是害人，它為的是撞開肚子好吃草兒。這就是山賊的陰惡，為是放出那只鹿來，教鏢行人打鹿。會武術的還把一隻鹿放在心上嗎？豈知道這只鹿見了人，可就紅了眼啦，必得將人的肚子撞開了為止。這就是山賊要害鏢行之人，明著是打鹿三陣賭輸贏，暗著就是殺人不用刀。

且說鹿圈俱已穩好，嘍卒五六十人，俱都拿著鉤鎖皮帶，來到鹿籠近前。那鹿籠乃一丈二長八尺寬，打造得如木車式，當中有門可以關閉，那鹿在車中可以隨意轉身。嘍卒們在前邊拉著，在後邊推著，將那鹿車拉至在鹿圈當中，放好以後，嘍卒們全出了鹿圈。二寨主邱銳，施展陸地飛騰之術，一丈二尺高的鹿圈，二寨主一縱身形，身輕如燕，躡至在鹿圈之內。二寨主來至在鹿車近前，用手開鎖鎖頭，將那車的門嘩啦一聲響亮，用力拉開。您道，這個鹿可並不認識人，皆因他平日在人肚中吃草，他是見人用角就挑。又因為南北英雄會，林士佩與勝爺定的五日之期，勝爺走後，林士佩就早早吩咐嘍卒們，由第二日起，就不給那鹿青草吃啦，為的就是暗算鏢行之人。那鹿今天已經三天沒吃草啦，簡直餓得眼睛全都紅啦，所以二寨主邱銳開鹿車之門，遂趕緊跑至鹿圈切近，一縱身跳出圈外，說道：「眾位英雄，哪位可以前去打鹿？」大眾站起身形觀看，此鹿好比那鄉下的二號驢大小，一身的灰色毛，滿身白梅花兒，一角有八叉，在籠楞上擦得錚亮，由籠中縱出木圈以外。眾嘍卒包圍著柵欄，俱是手使大槍白蠟桿子鉤鎖套鎖。那鹿一晃八叉梅花角，四蹄趟開，在圈內來往打盤。二寨主邱銳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您派您鏢行之人打鹿吧。」勝爺在東廊之下，面向南抱腕當胸，遂說道：「哪位可以前去打鹿？」話言未了，內中閃出一位少年鏢頭，面如白玉，一身藍綢短靠，說道：「勝老伯父，小姪願往打鹿。」勝爺一看，原來是趙謙。那趙謙乃東路鏢頭，人稱雙銅將趙謙是也。勝爺說道：「賢侄留神小心。」趙謙說聲「曉得」，遂繃十字絆，勒英雄帶，掂了掂雙銅，進圈打鹿。二寨主邱銳說道：「鏢頭且慢。我與勝老達官，有個交代。」遂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鹿乃義獸，鹿得草而鳴其群，不吃人，不咬人。打鹿者，一位不行，再換一位，三陣賭輸贏，是以拳腳打鹿，您這位朋友，身帶兵器不能下圈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咱們所言者，三陣打鹿，並沒有提用刀使槍，或使拳腳。即在眾朋友的面前，我勝英但得容人且容人。」

遂叫道：「趙賢姪，你能以拳腳打鹿嗎？」趙謙道：「小姪對付而已。」趙謙說罷，遂將兵器由背後抽下，說道：「哪位受累，給我拿一會兒傢伙？」傻小子金頭虎嚷道：「趙哥們我給你拿著吧。你可要多留點神哪，那鹿兒可厲害。」趙謙說聲「曉得」，遂轉身形，直奔木頭柵欄而來。嘍卒往兩旁一閃，趙謙擰身形，縱在上邊，左胳膊一擰，兩腿一順，縱在裡邊。

此鹿善能鬥虎，四足甚快，見人進去，由南往北，四蹄翻開。

趙謙年輕，未經過此陣，本打算鹿臨切近，再施展武學的招術，誰知此鹿行走如箭，往右邊一閃，未及閃開，八叉角正往趙謙的左肋梢挑去。此一挑力量甚大，趙謙躲閃不及，由趙謙左肋梢挑入，鹿角挑進肋梢半尺有餘，那鹿又往上一揚頭，就聽咩咩一聲響，將左肋條挑折。頃刻之間，鮮血直流，趙謙躺在地下，哼了一聲，一命嗚呼。

大眾英雄一看，趙謙已死，勝爺顏色一變，自己說道：「喝，傷了一位少年鏢頭。我此盟姪，如因保鏢喪命，倒是買賣規矩呀，我帶人家孩子，赴這南北英雄會，叫人家孩子死於非命。他家中年邁的父母，耳鬢的嬌妻，此人只二十三歲，可歎他年輕喪命。」勝爺掙鬚，顏色一變。二寨主在旁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此鹿橫骨插心，乃是野獸一隻。如果是我山中的寨主，跟您鏢行動手，也不好意思傷你老人家的頭目。因為是野獸，你老人家多包涵吧。單等南北英雄會輸贏已畢，再請高僧高道超度趙鏢頭的靈魂。」勝爺聽罷，將銀鬚一掙，冷笑道：「寨主你是雨後送傘。請僧道超度靈魂，若非保鏢護院之人。你們綠林道也不能請僧道超度靈魂，燒紙風刮了，唸經和尚飽，只見活人奠酒，不見死人飲半滴。我盟姪趙謙怨他命短；我再請一位二陣。」二寨主忙派嘍卒拿長把鉤竿子，將趙鏢頭死屍搭出來。勝爺同著大眾觀看，血淋淋死屍，搭著走了。林士佩遂說道：「後寨花園有過廳一所，內有五七口壽木，擇選上等的把趙鏢頭成殮起來。」勝爺再問：「哪一位朋友，二陣下圍打鹿？」言還未了，又閃出一位少年鏢頭，黃白臉面，穿一身青短靠，背後一條竹節鋼鞭。原本是被鹿方才挑死的趙謙之盟兄，一心要給拜弟報仇，乃是西路鏢頭李勛是也。甩大斃，伸手撒去鋼鞭，遂說道：「那位受累給我拿一拿兵刃？」紅旗李煜接過竹節單鞭。李勛轉身，抬腿伸胳膊沒有繃吊的地方，來到木圈以前。眾嘍卒閃開身軀，起身往上一縱，胳膊一擰，縱身跳入裡面。鹿在裡邊打盤，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，餓了幾天，方來下圈之人，撞破肚子，無草無料。這個又來了，大概有草有料。您道這個人哪，乃是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，俗語說得卻好，經一番挫折，長一番閱歷。那李勛一看那鹿過來了，暗道：「適才我的拜弟，叫那鹿給挑死啦。我離那鹿遠遠的，我就閃身軀，等著叫

他撞空了，我再用招數打他。」單說李勛心中打量已好，方一縱進柵欄內，那鹿就四蹄蹬開，猶如箭頭一般，直奔李勛而來。李勛未等鹿到身前，趕緊向旁邊一閃身軀。那鹿按足了勁，著實的一挑，卻被李勛閃過。您道，李勛方然閃開，那鹿見人閃開，未等腳步站穩，卻橫著一晃頭角，偏著又奔李勛的軟肋梢去挑，那李勛趕緊閃躲開了。這頭一撞，腳步尚未站穩，冷不防橫著又是一角，李勛這次可躲閃不及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橫著一角，卻挑在李勛軟肋上，只見紅光一冒，鮮血淋漓，滿肚五臟流於地上。李勛第二陣入圈打鹿，又死於非命。勝爺一看，復又一驚，口中說道：好橫的鹿，真比人的拳腳快之百倍。那二寨主邱銳對勝爺說道：「這鹿乃是野獸，橫骨插心，要是我們山裡賓朋，就是項生三頭，膀長六臂，也絕不敢傷你老人家的鏢頭，請你老人家多多原諒吧。」遂又吩咐嘍卒：「拿鉤竿子將李鏢頭的死屍搭將出來，仍用上好的棺木成殮。一俟南北英雄會已後，再請高僧高道超度二位少鏢頭的靈魂。」二寨主說畢，嘍卒們又用竿叉鉤子，將李勛的死屍由柵欄之內搭將出來，抬到後院花園子過廳，用棺木成殮去了。勝爺一見李勛又死於非命，不覺萬分悲傷，勝爺心中暗想：為我清理門戶，捉拿高雙青，引起南北英雄會，為什麼叫旁人跟著遭劫呢？如果為保鏢而死，那是買賣生意，分所當然，人家本是吃的保鏢之飯，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。如今為我與綠林道打賭，這一見面，打這麼一隻鹿，就死兩位少年鏢頭，將來人家的父母妻子問我，我何言答對？這不過打鹿，少時要是肉搏血戰，刀槍齊舉，還不知要損傷多少人的性命呢？唉！有句俗語：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我這不是自尋苦惱嗎？既然是我自尋之苦，豁出我自己也就算完啦，何必多損傷旁人呢？